

基于社会工作视角的社区老年教育问题研究

孙鸿平

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商贸管理学院, 上海嘉定, 201800;

摘要: 随着我国积极老龄化战略的深入推进, 社区老年教育已成为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、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载体。然而, 当前社区老年教育在实践中仍面临供给与需求错配、组织管理行政化、社会支持网络断裂及数字化适应困难等现实困境。本文从社会工作视角出发, 运用增权理论与生态系统理论, 从个体、人际、社会三个层面剖析问题成因, 并提出“个体增能—人际互助—社会协同”的递进式介入路径, 旨在激发老年人的主体性, 推动社区老年教育从“被动服务”向“主动参与”转型, 为社区老年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参考。

关键词: 社区老年教育; 社会工作; 增权理论; 生态系统理论; 数字适应; 社会支持网络

DOI: 10. 64216/3080-1494. 25. 11. 089

引言

人口老龄化是我国当前及未来长期面临的社会议题, “积极老龄化”不再局限于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, 更强调通过教育、参与等方式激活老年人的社会价值。社区作为老年人生活的核心场域, 其老年教育服务的质量直接关系到积极老龄化战略的落地效果。近年来, 国家陆续出台政策推动社区老年教育发展, 如《老年教育发展规划(2021—2025 年)》明确提出“健全社区老年教育服务体系”, 但政策实践与老年人实际需求间仍存在差距^[1]。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社区老年教育的硬件短板或模式分类, 较少从老年人的主体性出发, 结合社会工作“以人为本”的专业理念剖析问题本质。社会工作以增权、赋能为核心, 注重挖掘服务对象的内在潜能, 搭建多元支持网络, 这与社区老年教育“提升老年人能力、促进社会参与”的目标高度契合。基于此, 本文跳出“问题—对策”的传统框架, 从社会工作视角切入, 分析社区老年教育的现实困境与成因, 探索更具针对性与人文性的介入路径, 助力社区老年教育真正成为老年人“老有所学、老有所为、老有所乐”的重要平台。

1 社区老年教育的现实困境

1.1 教育供给与需求的“错配化”

老年教育供给呈现显著的“单向输出”特征。课程内容集中于养生保健、文体活动等传统领域, 难以覆盖低龄老人的再就业技能、数字技术学习, 以及高龄老人的居家安全、心理关怀等多元化需求。例如智能手机课程仅停留于基础功能教学, 未能结合线上挂号、反诈等实际应用场景, 导致“学用脱节”。这种供需错配源于社区

在课程设计上缺乏科学调研, 将老年教育异化为完成行政任务的手段, 而非真正的需求响应。

1.2 组织管理的“行政化”倾向

现有管理体系过度依附社区居委会, 呈现明显的行政化倾向。基层工作人员因身兼数职, 往往只能开展“应付考核式”的碎片化服务, 难以保证教育活动的持续性。决策过程中老年人严重缺位, 课程设置、时间安排等关键环节均由管理者主导, 导致活动时间与老年人生活节奏错位, 场地选择忽视行动不便群体的可达性, 削弱了老年人的参与积极性。

1.3 社会支持网络的“断裂化”

家庭、同辈群体和专业力量的支持未能形成有效合力。子女对老年教育多持形式化支持态度, 缺乏实质参与和情感陪伴; 兴趣小组依赖自发组织, 缺乏可持续运营机制, 人员流动性导致活动难以为继; 专业师资和社工参与不足, 志愿者服务缺乏专业指导, 难以满足老年群体的特殊需求, 形成“社区孤军奋战”的困局。

1.4 数字化环境下的“适配困难”

线上线下融合的教育模式面临严峻的适老化挑战。线上平台存在字体过小、操作复杂、缺乏回放和即时答疑等问题, 线下数字设备虽已配备, 但缺少专人指导, 导致设备闲置率高。技术应用不仅未能赋能老年教育, 反而加剧了“数字鸿沟”, 将部分老人排斥在教育体系之外。

2 社会工作视角下社区老年教育问题的成因剖析

2.1 个体层面：“能力剥夺”与认知偏差

个体层面的问题源于老年人的“能力剥夺”与认知偏差，削弱了其参与社区教育的内在动力。一方面，退休后的“角色丧失”导致老年人自我效能感下降。老年人退休前多处于“职业角色”，通过工作获得社会认可与自我价值；退休后，这一角色消失，若未及时建立新的角色认同，便容易产生“无用感”，认为自己“老了，学不会新东西”，从而主动放弃参与社区教育；另一方面，生理机能的衰退加剧了“能力焦虑”。高龄老年人因视力下降、记忆力减退、行动不便等问题，担心自己在学习过程中“拖后腿”，或因往返场地劳累，从而不愿参与社区教育。社会工作视角下，这种“能力剥夺”并非老年人真的“无能”，而是外部环境未为其提供展现能力的机会，同时老年人自身的认知偏差进一步强化了“无力感”，形成“不愿参与—能力退化—更不愿参与”的恶性循环^[2]。

2.2 人际层面：支持关系的“单向性”与“表面化”

人际层面的问题在于老年人的支持关系呈现“单向性”与“表面化”特征，难以形成稳定的互助网络。从家庭关系来看，子女与老年人的支持多为“单向给予”——子女为老年人提供物质支持，但缺乏情感层面的互动，未关注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与学习意愿。这种“物质化”的支持让老年人感受到的是“被照顾”，而非“被尊重”，难以激发其参与社区教育的动力；从同辈关系来看，老年人之间的互动多为“浅层交流”——如在社区广场聊天、一起跳广场舞，但缺乏深度的学习互助与情感支持，未形成“共同学习、相互帮助”的氛围；从专业关系来看，社区工作人员、志愿者与老年人的互动多为“任务式沟通”——如通知活动时间、发放材料，缺乏专业的倾听与引导，未真正了解老年人的需求与困惑，难以建立信任关系。支持关系的“单向性”与“表面化”，使老年人无法从人际关系中获得情感支撑与能力认可，从而缺乏参与社区教育的外在动力。

2.3 社会层面：政策、资源与服务的“脱节”

社会层面的问题在于政策导向、资源分配与实际服务之间存在“脱节”，为社区老年教育提供的外部环境不完善。从政策层面来看，国家虽出台多项政策推动社区老年教育，但政策多为“宏观导向”，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与保障措施。例如，政策提出“鼓励社会力量参

与老年教育”，但未明确社会力量的参与方式、资金支持、权责划分等，导致企业、社会组织等因“无章可循”而不愿参与；从资源分配层面来看，资源投入呈现“重硬件、轻软件”的特点——政府更倾向于投入资金建设场地、购买设备，但对专业人才的培养、课程研发的支持不足，导致社区“有场地、无服务”“有设备、无使用”；从服务层面来看，社区老年教育与其他养老服务（如居家养老、健康服务）缺乏整合，呈现“各自为政”的状态。政策、资源与服务的脱节，使社区老年教育缺乏稳定的外部支撑，难以形成“政策引导—资源整合—服务落地”的良性循环，制约了其可持续发展。

3 社会工作介入社区老年教育的路径探索

3.1 个体增能：构建“需求—能力”双导向的支持体系

个体增能的核心是通过专业方法帮助老年人调整认知、提升能力，激发其参与社区教育的内在动力。一方面，运用个案工作方法开展“认知调适”，针对存在“无力感”“无用感”的老年人，社工通过倾听、共情等技巧，帮助其梳理过往经验（如工作经历、家庭贡献），挖掘自身优势，重建自我价值认同。例如，对于曾从事教师工作的老年人，社工可引导其意识到“自己的教学经验可用于社区老年教育，为其他老人讲课”，从而激发其参与意愿；另一方面，运用小组工作方法开展“能力提升”，结合老年人需求设计“针对性”小组活动——针对低龄老年人，开展“数字技能提升小组”，不仅教授智能手机使用技巧，还结合实际场景（如线上挂号、短视频制作）设计实操环节，让老年人“学以致用”；针对高龄老年人，开展“居家安全小组”，通过案例分析、情景模拟等方式，教授防跌倒、防诈骗等知识，提升其生活能力^[3]。在个体增能过程中，社工需扮演“支持者”“引导者”的角色，避免“包办代替”，充分尊重老年人的选择，让老年人在学习中感受到“自主掌控”的成就感，从而提升自我效能感。

3.2 人际增能：搭建“多元互助”的社会支持网络

人际增能的核心是通过搭建家庭、同辈、专业力量联动的支持网络，为老年人提供情感支撑与互助平台^[4]。从家庭层面来看，社工可开展“亲子共学”活动，邀请子女与老年人共同参与社区教育，如“家庭手工课”“家庭故事分享会”等，让子女了解老年人的学习需求，同

时增进家庭成员间的情感互动。例如,在“短视频制作共学”活动中,子女帮助老年人拍摄视频,老年人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,既提升了老年人的数字技能,又传承了家庭文化;从同辈层面来看,社工可培育“自组织”学习团体,如“老年读书会”“老年书法社”等,协助团体制定章程、选举负责人,让老年人自主管理、自主运营。社工还可在团体中开展“互助式学习”,如让掌握数字技能的老年人担任“小老师”,帮助其他老人学习,形成“老带新、强帮弱”的氛围;从专业层面来看,社工可链接高校社工专业、老年教育机构等资源,建立“专业人才驻点”机制,让专业教师定期到社区开展课程指导,同时培训社区志愿者,提升志愿者的专业能力,形成“社工—专业教师—志愿者”的联动支持体系。多元互助的支持网络不仅能为老年人提供情感与能力支持,更能让老年人感受到“被需要”,从而增强其参与社区教育的归属感。

3.3 社会增能:推动“政策—资源—服务”的协同联动

社会增能的核心是通过政策倡导、资源整合、服务创新,为社区老年教育构建完善的外部环境。从政策倡导层面来看,社工可通过调研收集老年人需求与社区实践经验,形成政策建议报告,向街道、区政府反馈,推动将“社区老年教育纳入社区考核核心指标”“建立社会力量参与的激励机制”等内容纳入地方政策,让政策更贴近实践需求;从资源整合层面来看,社工可发挥“资源链接者”的角色,链接企业、社会组织、高校等资源,形成“资源共享”机制——如链接科技企业,为社区提供适老化数字设备与技术指导;链接高校社工专业,组织学生开展“实习+服务”活动,为社区老年教育提供人力支持;链接公益基金会,申请资金用于课程研发与专业人才培养;从服务创新层面来看,社工可推动“社区老年教育与养老服务融合”,如将老年教育与居家养老结合,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“上门教学”;将老年教育与健康服务结合,开展“健康知识+实操”课程(如血压测量、慢性病管理),并衔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健康随访,提升服务的连续性^[5]。社会增能的关键在于打破“部门壁垒”“资源壁垒”,推动多元主体协同参与,为社区老年教育提供稳定、可持续的外部支撑。

4 结论

社区老年教育是积极老龄化战略落地的重要载体,其核心目标是激发老年人的主体性,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与社会参与度。当前社区老年教育面临的供给错配、管理行政化、支持断裂、数字适配困难等问题,本质上是“老年人主体性缺失”与“外部环境不完善”共同作用的结果。社会工作以增权赋能为核心,从个体、人际、社会三个层面介入,既能通过个体增能激发老年人的内在动力,又能通过人际增能搭建互助网络,还能通过社会增能完善外部环境,形成“个体主动参与—人际支持助力—社会环境保障”的良性循环。这种介入路径不仅能解决社区老年教育的现实问题,更能体现“以人为本”的专业理念,让社区老年教育真正成为老年人“实现自我价值、融入社会”的平台。未来,社区老年教育的发展还需进一步深化社会工作的介入,同时关注农村社区、失能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教育需求,探索更具针对性的服务模式,推动社区老年教育向“普惠化、个性化、专业化”方向发展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吴婧婧,周昕瑞.基于社会工作视角下社区老年教育问题初探[J].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,2023,(05):13-15. DOI:CNKI:SUN:JLGB.0.2023-05-005.
- [2] 周睿.社会工作视角下社区老年教育的策略探讨[J].住宅与房地产,2023,(19):94-96. DOI:CNKI:SUN:ZZFD.0.2023-19-029.
- [3] 张可人.基于社会工作视角的社区老年教育问题研究[J].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,2023,36(05):166-168. DOI:CNKI:SUN:DLZG.0.2023-05-056.
- [4] 王桂生.社区老年教育问题研究:社区社会工作视角的分析[J].知识文库,2021,(06):189-190. DOI:CNKI:SUN:ZSWK.0.2021-06-096.
- [5] 岳君.社区社会工作视角下社区老年教育问题探究[J].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,2023,(03):134-136. DOI:10.16145/j.cnki.cn23-1531/z.2023.03.035.

作者简介:孙鸿平(1973.04.20—),男,汉族,籍贯:湖北天门,职称:副教授,硕士学历,研究方向:社会工作专业实务、社会工作教育。